

金聖  
歎評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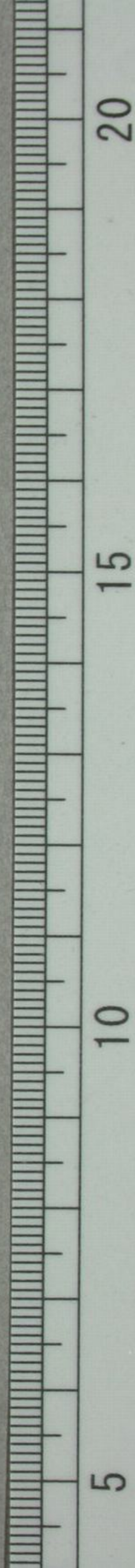
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7

1



5

10

15

20



010190560690



施耐庵先生原著

聖歎外書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日本東京

柏悅堂翻刻



文庫 11  
D 247  
1



010190560690



施耐庵先生原著

水滸傳  
第五十回

日本東京 柏悅堂翻刻



明治十六年

第六月發行



序

凡讀書有活讀死讀之別善讀者能便  
若能使死書活不善讀者能使  
活書死何也蓋其奧秘揮其隱微  
使作者意炳然如觀心或擴充鋪  
張以補其所不及是謂之活讀也



墨守章句拘泥意以我不知變通不  
識裁制尋繹益惑識見是謂  
之死漢也澹浪之歌任說也孔子取  
以訓其弟子陽席之語悖言也  
子舉以淪其門人是其言死而其  
用活矣燕王噲慕堯舜禱讓以先

其國宋王安石用周官國服以困其  
民是其言活而其用死矣水滸一  
書百四不知撰者姓名或云元人羅  
貫中所著傳播甚廣舊有評本  
世推其精審及金聖歎出以獨得  
之見截為七十四其文亦宜刪潤



不必拘原本而一章一句評論縝密  
往者有出人意表者且舊評以宋江  
為忠義至歎以為奸賊舊評以李逵  
魯智深為凶莽漢至歎以為忠性  
男子且相反如此而旧評不追稱贊  
其義獎勸豪傑以一部水滸傳為激

亂盡國之書而水滸傳死矣就  
有欲評漢之則有禹意有規誡  
有摘隱有鉤奇有借以見時勢  
之變遷者因以察政事之得失  
至論文章起伏開闔波瀾頓挫  
無法不備無格不具是以下死水滸傳



為活五泚傳者也頃者書賈由野  
某銅鑄水泚傳孫聖歎評者素乞  
序乃書所見付之嗚呼近世儒  
學指與六經子史之唱家誦不  
知開大活眼讀大活書者果何人  
也

明治十六年夏六月

學海居士依田百川識於小

川坊寓居





叙



近新城先生竅在說部一時才子人翕然從之旁  
搜遠採而進于款劇者莫不各極恢奇典洽之  
美顧體本碎金文同片玉隨事撫証是尔雅之  
禪也出奇無窮六山海之續也而意盡于詞類  
而不冗錯而不屬豈紀言紀事之大觀乎蓋自  
子長氏綜羣言衷聖籍創為本紀世家列傳舉  
上下數千年之人事鱗次而珠貫錄使觀者異



代而如遇其人矣地而必身其事興衰治亂之  
故不待推測而自知而正史之體用于是乎大  
備後代史官踵其成述事易而二愈難蓋音累  
氣繁而益漏簡而難談嗚呼文章之升降豈獨  
正史為然哉間嘗取稗史論之武皇方朔飛燕  
靈共虬髯柳毅諸傳或耀艷深穡或個儻蒼涼  
是亦正史之班范也然而指事摘詞人則一人  
事則一事各盡其技而止孰若施耐庵水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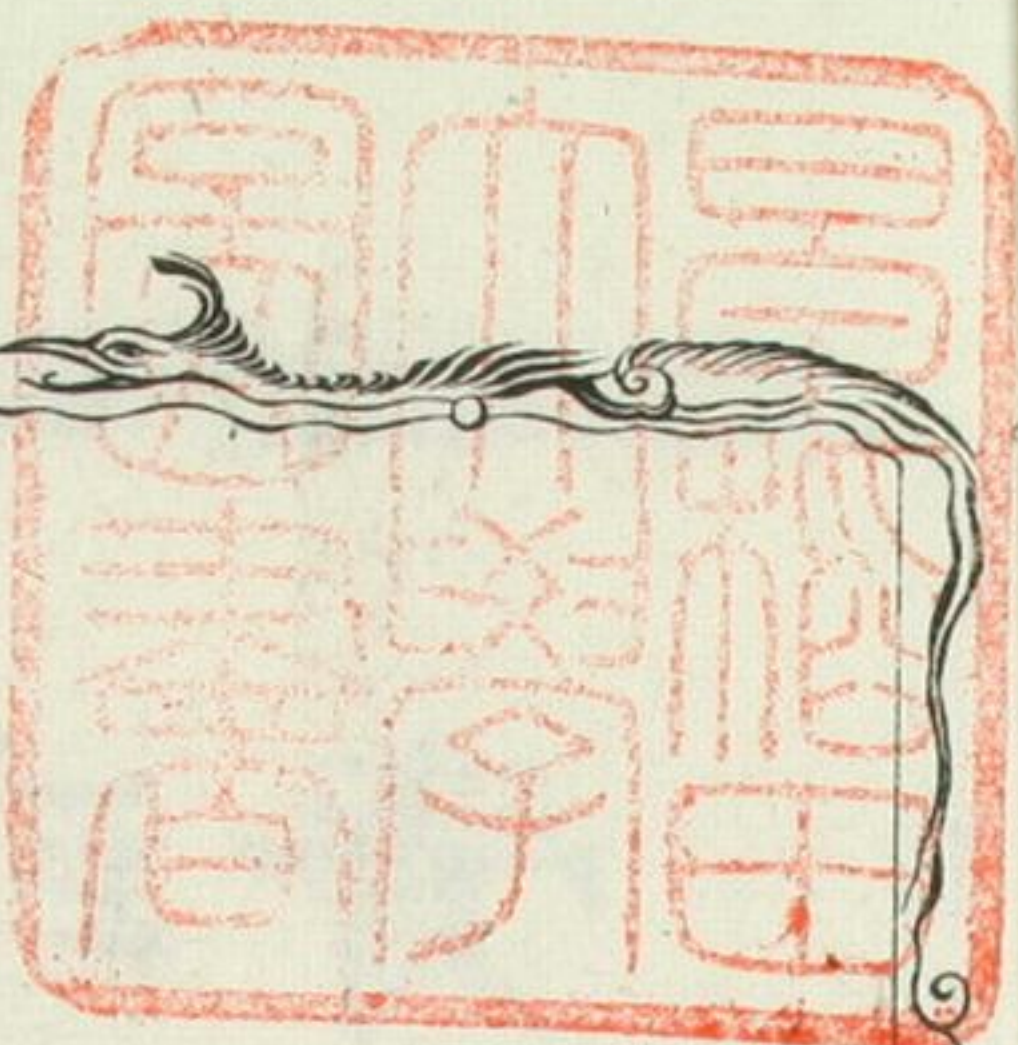
書取一百八人而傳之分之而人各為一人合  
之而事則為一事以一百八人剛柔燥溼之性  
各寫其聲音笑貌而遂以揭其心思纖者毋使  
之為弘疎者毋使之為密非如化工之鼓舞萬  
物之其各肖而無一同也雜以一百八人邈若  
山河豈惟走險者嘯而沒離抑且守正者仇而  
未合非如化工之鼓舞萬物欲其縱橫組織一  
合而無不同也雖然則水滸者耐庵恢史公之



合傳而廣之者也不寧惟是言推埋則傳游俠也言金幣則傳貨殖也云卜筮則傳龜策也日星河嶽之災祥風雲水火之變動以及朝廟威儀車馬輦仗無不備載則天官河渠禮樂律曆諸書傾其瀝液者也其他忠臣孝子之怨慕童婦之貞淫蟲魚鳥獸之聲色各肖其狀而繪其神有史公當日之思未及屬筆未及濡而褚少孫之恭弱所不能補者謂非紀言紀事之大觀歟

考小說家始于魏晉盛于唐繁衍于宋耐菴元人乃能挽魏晉而上之宜其書之足以傳世而行遠也嗚呼文章升降關乎時代至于釋史豈亦有不盡然者歟是書吳門金聖嘆批註久行于世字多漫滅懷德主人庀工新之以公同好余謂是書雖出遊戲然莊列不皆寓言乎花晨月夕山麓水濱把一卷讀之不覺之竟全部讀全部既輟再讀不之去手世之賞奇者定復如此當





亟與新城先生諸說部並行而坊友之重刻為  
 能先得我心也是為序  
 昔  
 雍正甲寅上伏日句曲外史書

皇和明治癸未六月弦川渙夫書







一某代大俠起刀筆吏  
 疇驅迫之縱橫若是  
 或曰奸民或曰忠義  
 青史不誣付之公議

呼保義宗江







世治廟廊輔佐特允  
 孝淳杆旌豈是尋  
 章稿句冬烘學究  
 家風

智多星吳用







燕趙慷慨徒江湖識  
 名姓胡不守三閭能  
 使烽烟淨  
 玉麒麟盧俊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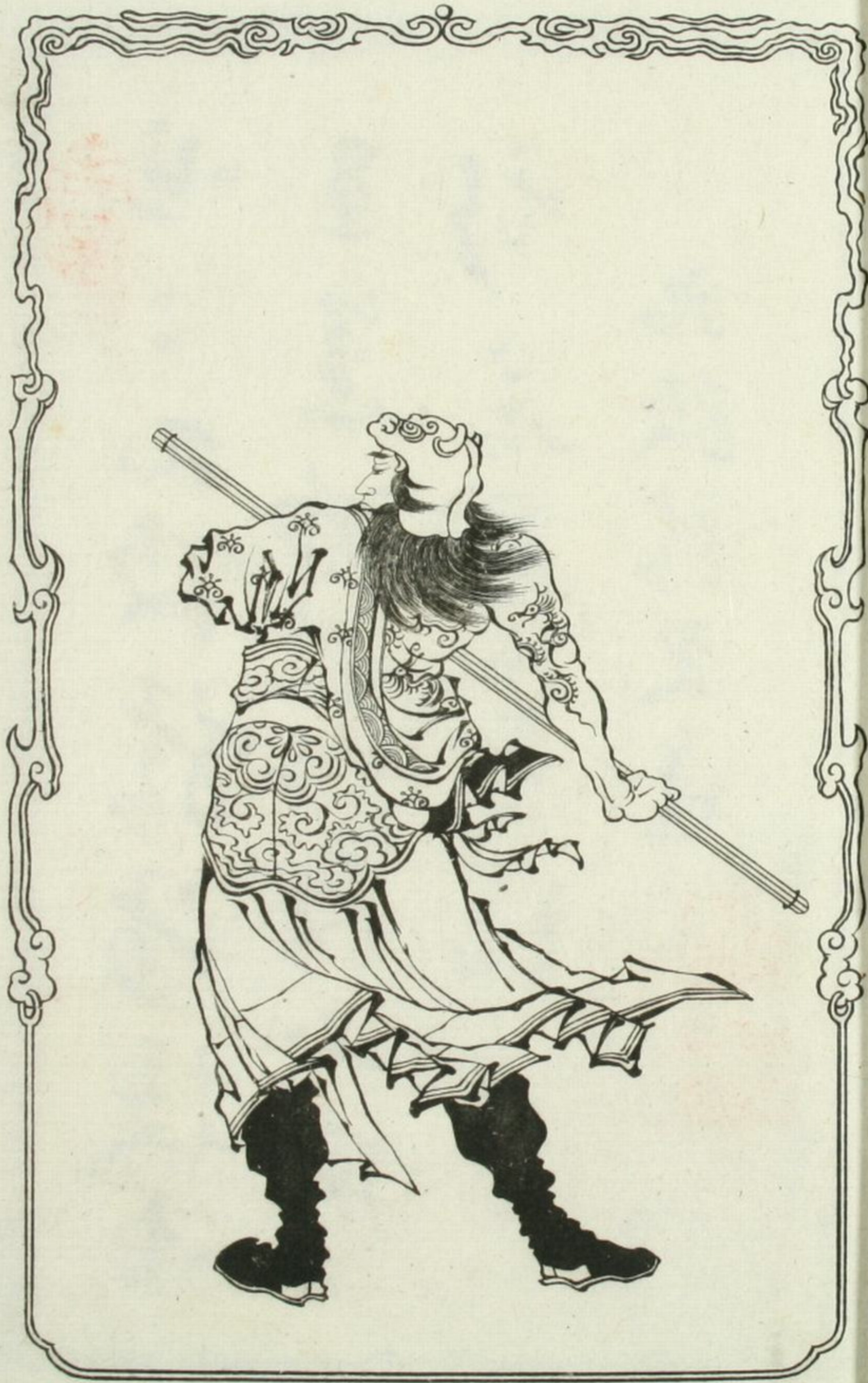




印  
 左鞭斃童叟右鞭碎  
 遠夏掃除橫行徒  
 重整宋天下  
 漢教呼延灼







吉 一聞豹子頭千軍  
 皆辟易何不斫高  
 俌君真不解事  
 豹子頭林冲

陽  
冲





此之九致能涉授由  
 且進神人取必禪  
 形之亦之益信

九致能更進







吁嗟母夜叉聞名無  
 敢譁不為獅子吼而  
 類鳩盤茶  
 母夜叉孫二娘

古景




履波濤如平地有蕘歟  
 抑游戲是殆鮫人之徒  
 而弄潮之故智也

浪裏白條張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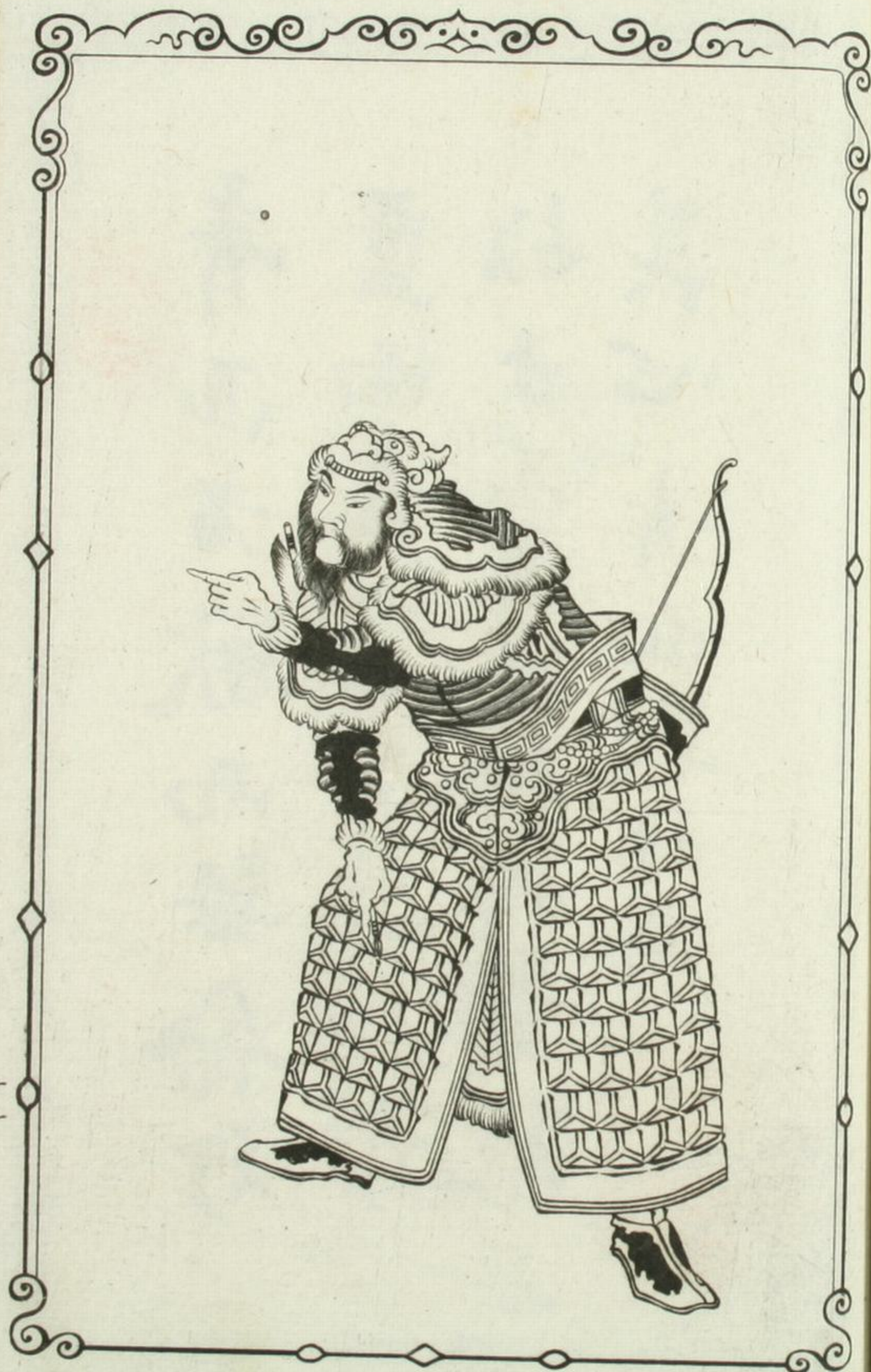


枝李藝生告絕伶浪子  
 將今巧神主二  
 浪子但工能轉寫

浪子燕書







龍名混江夫何志  
 焉是蓋不在田不  
 在天固宜其潛  
 於淵

混江龍李俊





青面者獸而無禽行  
藍面者鬼而具人形  
故士不可皮相而貴觀  
其心青面獸揚志

古某

揚志

揚志







里 姿 戟 難 丈 夫 空 有 驍 如  
 美 梅 公 朱 全 封 焦 萬







古某  
 兩頭蛇名太毒凶邪由之福胡  
 考乎被以惡名而為時所指目  
 聖言衆惡之必察焉此論  
 人之重時見而無溺於俗  
 兩頭蛇解珎

陽  
正





出毒於人甚痛  
 因毫末勢戈矛  
 起到底施  
 恩德結  
 德

望昭麗施恩







吉某  
 姓明物造家  
 生色雲士在  
 叙乃次印為  
 致之午時受

陽  
印



見說山君還揮  
翅飛而食肉自  
驚人

插翅席雷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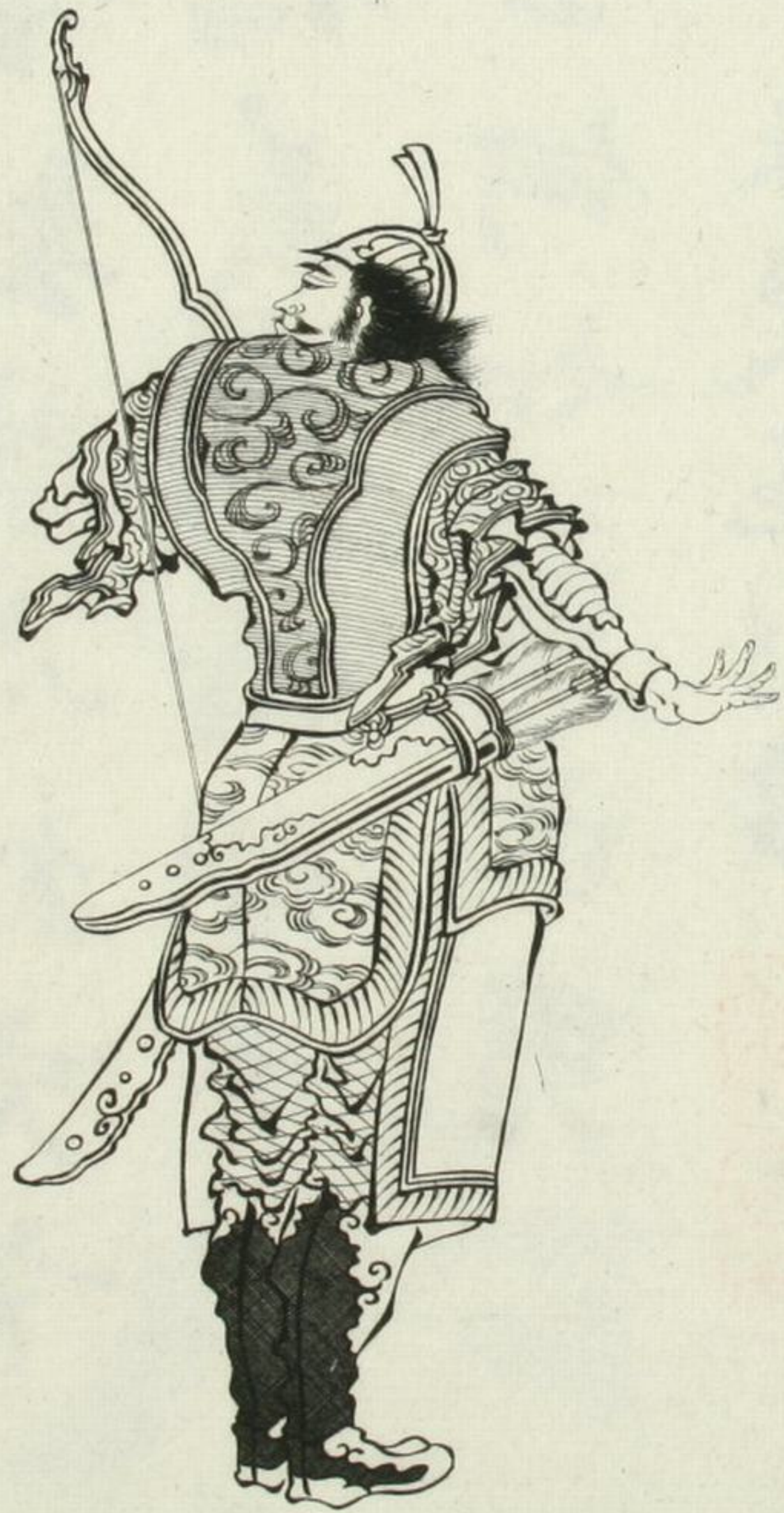


吉某  
 偉哉中  
 國勝  
 丈夫敵王所  
 懽天下衆

一夫青扈三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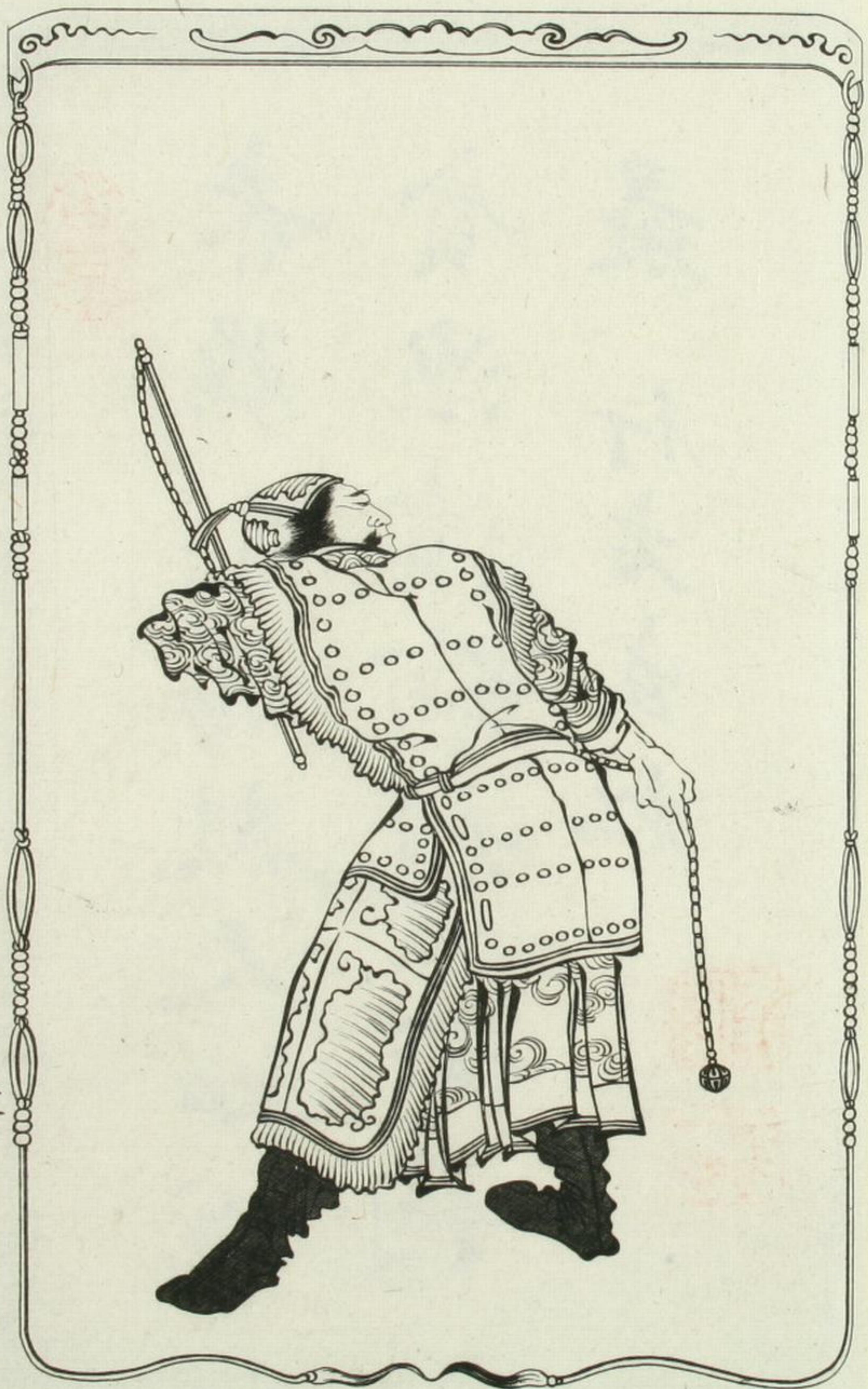




六  
 活  
 生  
 傑  
 姑  
 移  
 妙  
 技  
 不  
 冠  
 不  
 婚  
 持  
 人  
 沒  
 羽  
 箭  
 張  
 清







智劫生辰紹君首  
 倡義舉借問赤髮  
 公何如藍面鬼

赤髮鬼劉唐







赤膽剛腸殺人如戲  
貪淫瀆倫視若狗彘  
行者武松

不宋

日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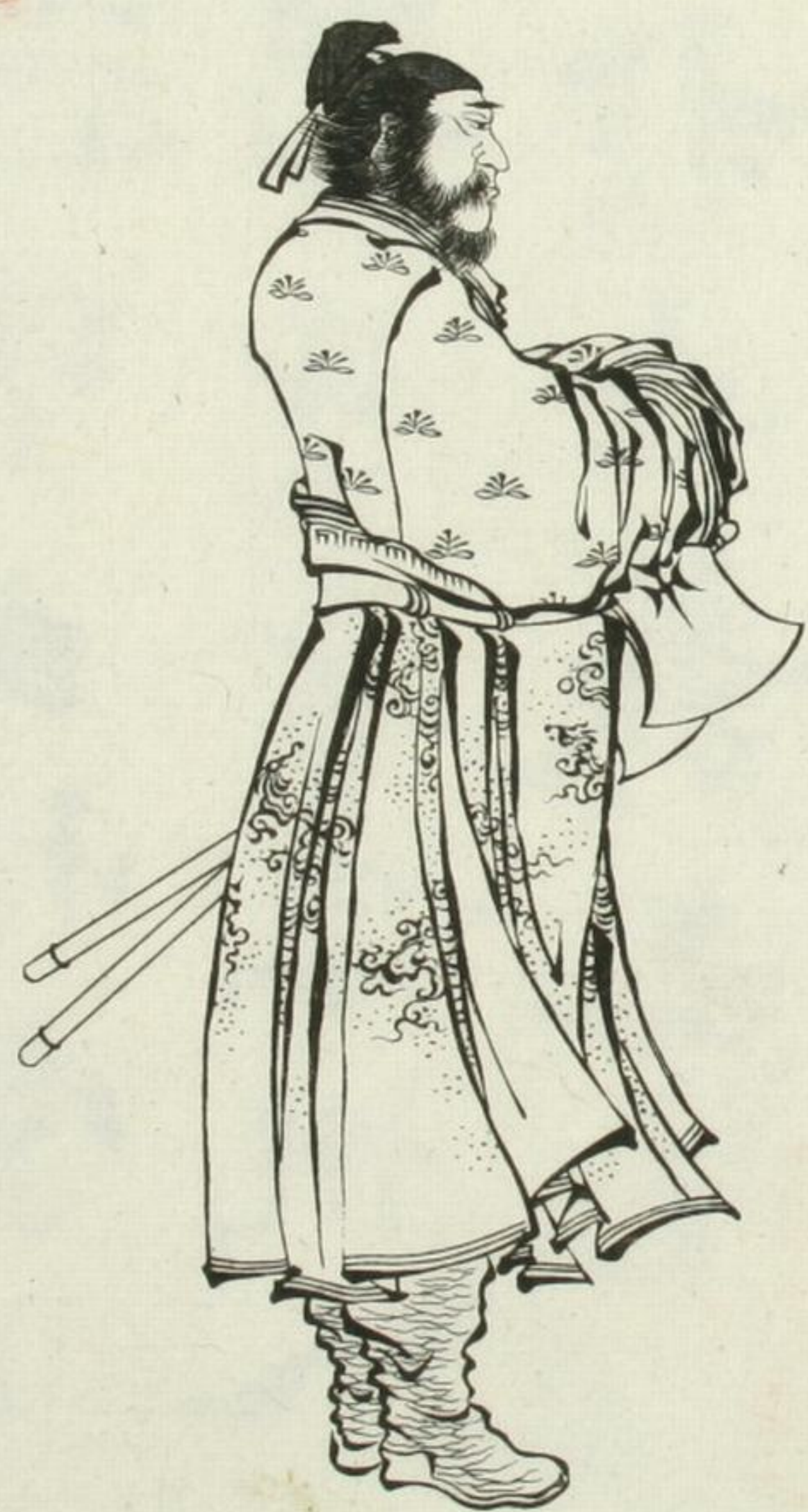
明



萑苻有神機肉食  
 籌莫展千秋讀史  
 人掩卷增百感  
 神機軍師朱武







馬革自期酬朔  
漠雁翎誰與試  
霜風

金鎗手徐寧







荆山葵原竹主堂影照 画藤甘川市

造皆血性堂  
 好男子生取仇人  
 頭於志報知己  
 里旋風李達





殺人放火飲酒食肉是何  
 因緣非僧非俗現軍官  
 身本來面目放下我  
 刀立地成佛  
 花和尚魯智深



日本

成島柳北

閱

伊達邦成  
 土生柳平

校

序一

聖嘆外書

原夫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發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有其權而不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防之不為惡也，書者縱以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為書行也，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故曰：易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怒而民避，書為廟外之几筵，詩為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無書也者，則不復為書也；有易有書而可以無詩也者，則不復為詩也；有易有書有詩而可以無禮也者，則不復為禮也；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廢也。有聖人之德，而又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其權而後作易之後，又欲作書，又欲作詩，又欲作禮，咸得奮筆而遂為之，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無聖人之位，則無其權，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此春秋是也。顧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學易，以事繫日學書，羅



列與國學詩揚善禁惡學禮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以合爲一書則是未嘗作也夫未嘗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後世巧言之徒无不紛紛以作紛紛以作既久麗言无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於上民讀之而惑亂於下勢必至於拉雜燔燒禍連六經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終不已於作是則仲尼所爲引罪自悲者也或問曰然則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於是因史成經不別立文而但於首大書春王正月若曰其舊則諸侯之書也其新則天子之書也取諸侯之書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侯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烏得不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故秦人燒書之舉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仲尼不但无作書之權是亦无燒書之權者也若始皇燒書而并燒聖經則是雖有其權而寔无其德寔无其德則不知其故斯盡燒矣故并燒聖經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无何漢興又大求遺書當時在廷諸臣以獻書進者多有於是四方功名之士無人不有書一時得書之多反更多於未燒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則知燒書之爲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爲禍之尤烈哉燒書而天下无書天下无書聖人之書所以存也求書而天下有書天下有書聖人之書所以亡也燒書是禁天下之人作書

也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矣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明聖人之教者其書有之叛聖人之教者其書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書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書亦有之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則彼明聖人之教與申天子之令者猶在所不許何則惡其破道與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爲其書也原其繇來寔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經營既久才思溢矣夫應詔固須美言自娛何所不可刻畫魑魅詆訕聖賢筆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亂民必誅而游俠立傳市僧辱人而貨殖名篇意在窮奇極變皇惜劍心嘔血所謂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盡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當其初時猶尚私之於下彼此傳觀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見之稍稍見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禁之也夫叛教犯令之書至於上不復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豈其復有忌憚乎哉其作者驚相告也其讀者驚相告也驚告之後轉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讀也於是而聖人之遺經一二篇而已諸家之書壞牛折軸不能載連閣複室不能度也天子之教詔土苴之而已諸家之書非縹緗不爲其題非金玉不爲其籤也積漸至於今日禍且不可復言民不知偷讀諸家之書則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讀諸家之書則无不淫也民不知詐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民不知亂讀諸家之書則無不亂也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者不過憂其附會經義示民以難測量治術示民以明示民以難民則難信示民以明民則難治故遂斷之破道與治是爲橫議其人可誅其書可燒耳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極害於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書則豈復蒼



五才子奇書 卷之一  
帝造字之時所得料亦豈復始皇燔燒之時所得料哉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一  
燒不足以滅其跡者而禍首罪魁則漢人詔求遺書寔開之釁故曰燒書之禍烈求書之  
禍尤烈也燒書之禍禍在并燒聖經聖經燒而民不興於善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原  
之也求書之禍禍在并行私書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此漢人之罪亦萬世  
不得而原之也然燒聖經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是則始皇之罪猶可追也若行私書而  
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復救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嗚呼君子之至於斯也聽之則  
不可禁之則不能其又將以何法治之與哉曰吾聞之聖人之作書以德古人之作書以  
才知聖人之作書以德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讀者貴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櫛比字句  
以爲從事於經學也知古人之作書以才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嚼者急須擗去之  
而不得摺拾齒牙以爲譚言之微中也於聖人之書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  
始不敢於易之下作易傳書之下作書傳詩之下作詩傳禮之下作禮傳春秋之下作春  
秋傳也何也誠愧其德之不合而悞章句之未安皆當大拂於聖人之心也於諸家之書  
而誠能擗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背於莊之後作廣莊騷之後作續騷史之後  
作後史詩之後作擬詩稗官之後作新稗官也何也誠恥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襲  
是真不免於古人之奴也夫揚湯而不得冷則不知且莫進薪避影而影愈多則不知教  
之勿趨也惡人作書而示之以聖人之德與夫古人之才者蓋爲游於聖門者難爲言觀  
於才子之林者難爲文是亦止新勿趨之道也然聖人之德實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  
能事則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猶夫人之能事猶夫人之能事則庶

幾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  
平有屈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  
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爲言材也凌雲蔽日之姿其始本於破蓁分莢於破蓁分莢之  
時具有凌雲蔽日之勢於凌雲蔽日之時不出破核分莢之勢此所謂材之說也又才之  
爲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袖見其襟知  
其帔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後相合離然各異而宛然共成者此所  
謂裁之說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思以後徒  
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  
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之用才乃繞乎安字以  
後此苟且與慎重之辯也言有才始能構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嘗矜式於  
珠玉內未嘗經營於慘淡隤然放筆自以爲是而不知彼之所爲才實非古人之所爲才  
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構思以後乃至繞乎布局  
琢句安字以前以後者此其人筆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筆不安換右筆用右筆不安換  
左筆用正墨不現換反墨用反墨不現換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  
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聖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  
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  
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  
底乃宥宥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燁燁有字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才以繞其



前才以繞其後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於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於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庵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夫而後知古人作書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已量力廢然歇筆然則其人真不足誅其書真不足燒也夫身為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歎廓清天下之功為更奇於秦人之火故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略如此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亦庶幾封關之丸泥也

序二

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辨志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逆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已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已則聖賢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為天下之凶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夫君則猶是君也臣則猶是臣也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此

雖惡其臣之辭而已難乎為吾之君解也父則猶是父也子則猶是子也夫何至於家而無忠義此雖惡其子之辭而已難乎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義予水滸者斯人必有對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則何為而至於水滸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盛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後皆敲朴剝削之餘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則千人亦快萬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終亦倖免於宋朝之斧鑕彼一百八人而得倖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干百千萬人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耐庵有憂之於是奮筆作傳題曰水滸意若以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於及身之誅儻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義予之是則將為戒者而反將為勸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馨威鳳之目殺人奪貨而有伯夷顏淵之譽剝削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既已名實抵牾是非乖錯至於如此之極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後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為高山景行其心嚮往者哉是故繇耐庵之水滸言之則如史氏之有檣杌是也備書其外之權詐備書其內之凶惡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繇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也嗚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心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雖在裨官有當世之憂焉後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幾不易吾言矣哉



施耐庵水滸正傳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與汝釋弓序曰：吾年十歲，方入鄉塾，隨例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意昏如也。每與同塾兒竊作是語，不知習此將何為者。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其意樂甚，殊不知其何所得樂。又不知盡天下書，當有幾許，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總未能明於心。明年十一歲，身體時時有小病，病作輒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許弄，仍以書為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見者，是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次之則見太史公史記，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是皆十一歲病中之創獲也。離騷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記其一句兩句吟唱而已。法華經史記解處為多，然而膽未堅剛，終亦不能嘗讀，其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吾於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吾每見今世之父兄，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亦未嘗引之見於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錯。夫兒子十歲神智生矣，不縱其讀一切書，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是驅之與婢僕為伍也。汝昔五歲時，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歲，便以此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當如是也。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吾實何曾得見一書，心知其然，則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誠不謬矣。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學者誠能澄懷格物，發皇文章，豈不一代文物之叢林，但能善讀水滸而已。為其人綽綽有餘也。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以一手而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數聲，斯不免再映也。施耐庵以一心所運，而一百

八人各自入妙者，無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為難也。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為門，何謂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夫然後物格，夫然後能盡人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緣生法，不知因緣生法，則不知忠，不知忠，烏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謂其妻曰：眉猶眉也，目猶目也，鼻猶鼻，口猶口，而大兒非小兒，小兒非大兒者，何故，而不自知，實與其妻親造作之也。夫不知子，問之妻，夫妻因緣，是生其子，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其子之面者，審知其理，而觀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萬面不同，豈不甚宜哉。忠恕量萬物之斗斛也，因緣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僅乃敘一百八人之性情氣質，形狀聲口者，是猶小試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異哉。吾既喜讀水滸，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讀水滸之法，若水滸固自為讀一切書之法矣。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為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語瞽，真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去，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為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鬪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我人報仇，捐金重義為多，則以為雄奇也。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



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寧惟是而已蓋天下之書誠欲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卽無有不精嚴者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莊生之文雜之史記不似史記以史記之文雜之莊生不似莊生者莊生意思欲言聖人之道史記據其怨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爲謀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復置其中之所論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吾惡乎知之吾讀水滸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觀吾黨斐然尙須裁奪古來至聖大賢無不以其筆墨爲身光耀只如論語一書豈非仲尼之微言潔淨之篇簡然而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吾嘗觀其製作又何其甚妙也學而一章三唱不亦歎歎之篇有四觚字餘者一不兩哉而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法傳接而出山水動靜樂壽譬禁樹之對生子路問聞斯行如晨鼓之類發其他不可悉數約略皆佳構也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歎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者也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跡則夫十五國風淫汚居半春秋所書弑奪十九不聞惡神奸而棄禹鼎憎禱杙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嗟乎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卽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

精嚴讀之卽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旣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後歎施耐庵水滸傳真爲文章之總持不然而猶如當兒之汎覽者而已是不惟負施耐庵亦殊負吾汝試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鬱鬱乎哉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

聖嘆外書

宋史綱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史臣斷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東諸郡其罪應死此書降而不書誅則是當時已赦之也蓋盜之初非生而為盜也父兄失教於前饑寒驅迫於後而其才與其力又不堪以鬱鬱讓入於是無端入草一嘯羣聚始而奪貨既而稱兵皆有之也然其實誰致之失教誰致之饑寒誰致之有才與力而不得自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湯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賞之亦不竊者而上既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罔民可為即豈稱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誅為天子之大恩處盜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則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書之曰盜者君子非不知盜之初非生而為盜與夫既赦以後之樂與更始亦不復為盜也君子以為天子之職在養萬民養萬民者愛民之命雖蜩飛螻動關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職在教萬民教萬民者愛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履履霜為冰之懼故盜之後誠能不為盜者天子力能出之湯火而置之衽席所謂九重之上大開遷善之門也乃盜之後未必遂無盜者君子先能圖其神奸而鎮以禹鼎所謂三尺之筆真有雷霆之怒也蓋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雖降而必書曰盜此春秋謹嚴之志所以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輔王化也後世之人不察於此而哀然於其外史冠之以忠義之名而又從而節節稱嘆之嗚呼彼何人斯母乃有亂逆之心矣夫



張叔夜之擊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書之曰：知海州者何予之也？何予乎？張叔夜予其真能知海州者也。何也？若君子食君之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則曰知某州，知之爲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爾知其安；少者未育，爾知其育；饑者未食，爾知樹畜；寒者未衣，爾知蠶桑；勞者未息，爾知息之；病者未愈，爾知愈之；愚者未教，爾知教之；賢者未舉，爾知舉之。夫如是，然後謂之不廢厥職。三年報政，而其君勞之，錫之以燕享，贈之以歌詩，處之以不次，死之以黃閣。蓋知州真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既墜，而肉食者多，民廢田業，官亦不知，民學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饑餒，官亦不知，民漸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卽不免至於盜賊蠱起也。而問其城郭，官又不知，問其兵甲，官又不知，問其糧艸，官又不知，問其馬匹，官又不知，嗟乎！旣已一無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爾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於張夜擊降宋江，而獨大書知海州者，重予之也。

宋史曰

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史臣斷曰：觀此而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而特無爲事之人。夫當宋江以三十六人起於河朔，轉掠十郡，而十郡官軍莫之敢嬰也。此時豈復有人謂其饑獸可縛，野火可撲者哉？一旦以朝廷之靈，而有張叔夜者至，夫張叔夜則猶之十郡之長官耳，非食君父之食，獨多，非蒙國家之知，遇獨厚也者。且宋江則亦非獨雄於十郡，而獨怯於海州者也。然而前則恣其劫殺，無敢如何；後則一朝成擒，如風迅掃者，此無他，十郡之長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貨重，各有其祿位，各有其性命，而轉顧旣多，大計不決，賊驟乘之，措手莫及也。張叔夜不過無妻子可戀，無貨重可憂，無祿位可求，無性命可惜，所謂爲與不爲，惟臣之責，濟與不濟，皆君之靈，不過如是，而彼宋江三十六人者，已悉繫其臂而投麾下。嗚呼！史書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夫豈知叔夜固爲第一死士乎哉？傳曰：見危致命，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我戰則克。又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張叔夜有焉，豈不矯矯社稷之臣也乎？侯蒙欲赦宋江，使討方臘，一語而八失焉。以皇皇大宋不能奈何一賊，而計出於赦之使贖，夫美其辭，則曰：赦曰贖，其實正是溫語求息，失朝廷之尊一也。殺人者死，造反者族，法也。劫掠至於十郡，肆毒實惟不小，而輕與議赦，壞國家之法二也。方臘所到殘破，不聞皇師震怒，而仰望掃除於綠林之三十六人，顯當時之無人三也。誘一賊攻一賊，以冀兩鬪一傷，烏知賊中無人不窺此意而大笑乎？勢將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四也。武功者天



下豪傑之士，捐其頭顱肢體而後得之，今忽以爲盜賊出身之地，使壯夫削色，五也。傳言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今更無人出手犯難，爲君解憂，而徒欲以詔書爲弭亂之具，有負養士百年之恩，六也。有罪者可赦，無罪者生心，從此無治天下之術，七也。若謂其才有過人者，則何不用之，未爲盜之先，而顧薦之，既爲盜之後，當時宰相爲誰，顛倒一至於此，八也。嗚呼！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脫真得知東平惡，知其不大敗公事，爲世繆笑者哉！何羅貫中不達，猶祖其說，而有續水滸傳之惡札也。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

聖嘆外書

讀第五才子書法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游俠貨殖傳，特地着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箇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水滸傳却不然，施耐庵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只是飽煖無事，又值心間，不免伸紙弄筆，尋箇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後來人不知，却於水滸上加忠義字，遂并比於史公發憤著書一例，正是使不得。

水滸傳有大段正經處，只是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犬兔不食之恨，從來人却是不曉得。

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

或問施耐庵尋題目，寫出自家錦心繡口，題目儘有何苦定要寫此一事，答曰：只是貪他三十六箇人，便有三十六樣出身，三十六樣面孔，三十六樣性格，中間便結撰得來。

題目是作書第一件事，只要題目好，便書也作得好。

或問題目如西遊三國如何，答曰：這箇都不好，三國人物事體說話太多了，筆下拖不動，暫不轉，分明如官府傳話奴才，只是把小人聲口，替得這句出來，其實何曾自敢添減一字，西遊又太無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煙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



貫串，便使人讀之處處可住。

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却有許多勝似史記處。若史記妙處，水滸已是件件有。凡人讀一部書，須要把眼光放得長，如水滸傳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餘紙，只是一篇文字，中間許多事體，便是文字起承轉合之法。若是拖長看去，却都不見。水滸傳不是輕易下筆，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過百十來遍。若使輕易下筆，必要第一回就寫宋江文字，便一直帳無擒放。

某嘗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其却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喫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着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絲我。

作水滸傳者，真是識力過人。某看他一部書，要寫一百單八箇強盜，却爲頭推出一箇孝子來做門面，一也。三十六員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盜，顯見逆天而行，二也。盜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許他使出頭，另又幻一晁蓋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現，四也。臨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結，五也。

三箇石碣字，是一部水滸傳大段落。

水滸傳不說鬼神怪異之事，是他氣力過人處。西游記每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

水滸傳並無之乎者也等字，一樣人，便還他一樣說話，真是絕奇本事。水滸傳一箇人出來，分明便是一篇列傳，至於中間事蹟，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兩

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別一部書，看過一篇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爲他把一百八箇人性格都寫出來。

水滸傳寫一百八箇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箇人，也只是一樣。

水滸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識字，便當教令反覆細看，看得水滸傳出時，他書便如破竹。

江州城劫法場一篇，奇絕了，後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場一篇，一發奇絕。潘金蓮偷漢一篇，奇絕了，後面却有潘巧雲偷漢一篇，一發奇絕。景陽岡打虎一篇，奇絕了，後面却又

有沂水縣殺虎一篇，一發奇絕，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場偷漢打虎，都是極難題目，直是沒有下筆處，他偏不怕，定要寫出兩篇。宣和遺事，具載三十六人姓名，可見三十六人是寔有，只是七十回中許多事蹟，須知都是作書人憑空造謊出來，如今却因讀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箇人物都認得了，任憑提起一箇，都似舊時熟識，文字有氣力如此。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時遷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

魯達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心地厚寔，體格闊大，論粗鹵處，他也有些粗鹵，論精細處，他亦甚是精細，然不知何故，看來便不及武松處，想魯達已是人中絕頂，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處。



水滸傳只是寫人粗鹵處便有許多寫法如魯達粗鹵是性急史進粗鹵是少年任氣李逵粗鹵是蠻武松粗鹵是豪傑不受羈勒阮小七粗鹵是悲憤无說處焦挺粗鹵是氣質不好

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真是一片天真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個人得他眼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  
看來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緣故若有緣故時便隨手所觸都成妙筆若无緣故時直是无動手處便作得來也是嚼蠟

只如寫李逵豈不段段都是妙絕文字却不知正為段段都在宋江事後故便妙不可言蓋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詐故處處緊接出一段李逵朴誠來做箇形擊其意思自在顯宋江之惡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鎗本要殺人反使出一身家數  
近世不知何人不曉此意却節出李逵事來另作一冊題目壽張文集可謂咬人屎概不是好狗

寫李逵色色絕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筆他都不必具論只如逵還有兄李逵便定然排行第二也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換姓時反稱作李二謂之乖覺試想他肚裏是何沒分曉

任是真正大豪傑好漢子也還有時將銀子買得他心肯獨有李逵便銀子也買他不得須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樣人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

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

吳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與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

宋江是純用術數去籠絡人吳用便明明白白驅策羣力有軍師之體

吳用與宋江差處只是吳用却肯明白說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說自家志誠質朴

宋江只道自家籠罩吳用吳用却又寔寔籠罩宋江兩箇人心裏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

只做不知寫得真是好看煞人

花榮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恁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寫得另是一樣氣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箇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對之齷齪銷盡

揚志關勝是上上人物揚志寫來是舊家子弟關勝寫來全是雲長變相

秦明索超是上中人物

史進只算上中人物為他後半寫得不好

呼延灼却是出力寫得來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盧俊義柴進只是上中人物盧俊義傳也算極力將英雄員外寫出來了然終不免帶些

呆氣譬如畫駱駝雖是龐然大物却到底看來覺道不俊柴進无他長只有好客一節

朱仝與雷橫是朱仝寫得好然兩人都是上中人物

楊雄與石秀是石秀寫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楊雄竟是中下人物

公孫勝便是中上人物備員而已



李應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體面上定得來，寫處全不見得。阮小二、阮小五、張橫、張順，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中上人物。劉唐是中上人物。徐寧、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只記得若干事跡，便算讀過一部書了。雖國策史記，都作事跡搬過去，何況水滸傳。

水滸傳有許多文法，非他書所曾有，略點幾則於後。有倒插法，謂將後邊要緊字，寫地先插放前邊，如五臺山下鐵匠間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國寺嶽廟間壁菜園，又武大娘子要同王乾娘去看虎，又李逵去買棗糕，收得湯隆等是也。

有夾敘法，謂急切裏兩箇人一齊說話，須不是一箇說完了，又一箇說，必要一筆夾寫出來，如瓦官寺崔道成說師兄息怒，聽小僧說，魯智深說，你說你說等是也。

有艸蛇灰線法，如景陽岡勤敘許多哨棒字，紫石街連寫若干簾子字等是也。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

有大落墨法，如吳用說三阮、楊志、北京關武、王婆說風情、武松打虎、還道村捉宋江、三打祝家莊等是也。

有綿針泥刺法，如花榮要宋江開柳，宋江不肯，又晁蓋番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勸住，至最後一次便不勸是也。筆墨外便有利刃直截進來。

有背面鋪粉法，如要襯宋江奸詐，不覺寫作李逵真率，要襯石秀尖利，不覺寫作楊雄糊塗是也。

有弄引法，謂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寫周謹十分光前，先說五事等是也。莊子云：始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禮云：魯人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有翹尾法，謂一段大文字後，不好寂然便住，更作餘波演漾之，如梁中書東郭演武，歸去後，知縣時文挪升堂，武松打虎下岡來，遇着兩個獵戶，血濺鴛鴦樓後，寫城壕邊月色等是也。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後，又寫李逵殺虎，又寫二解爭虎，潘金蓮偷漢後，又寫潘巧雲偷漢，江州城劫法場後，又寫大名府劫法場，何濤捕盜後，又寫黃安捕盜，林冲起解後，又寫盧俊義起解，朱仝雷橫放晁蓋後，又寫朱仝雷橫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題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死一點一畫相借，以為快樂是也。真是渾身都是方法。

有略犯法，如林冲買刀與楊志賣刀，唐牛兒與鄆哥、鄭屠肉舖，與蔣門神快活林，瓦官寺試禪杖，與蜈蚣嶺試戒刀等是也。

有極不省法，如要寫宋江犯罪，却先寫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寫閻婆惜，與張三有事，却又先寫宋江討閻婆惜，却又先寫宋江捨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有極省法，如武松迎入陽穀縣，恰遇武大也搬來，正好撞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喫魚湯後，連日破腹等是也。



有欲合故縱法，如白龍廟前李俊二張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剗，却寫李逵重要殺入城去，還道村玄女廟中，趙能趙得都已出去，却有樹根絆跌土兵叫喊等，令人到臨了，又加倍喫嚇是也。

有橫雲斷山法，如兩打祝家莊後，忽插出解珍解寶爭虎越獄事，又正打大名城時，忽插出截江鬼油裏獻謀財傾命事等是也，只爲文字太長了，便恐累墜，故從半腰間暫時閃出，以間隔之。

有鸞膠續絃法，如燕青往梁山泊報信，路遇楊雄石秀，彼此須互不相識，且緣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徑，又豈有止一小徑之理，看他便順手借如意子打鵲求卦，先鬧出巧來，然後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來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來。

舊時水滸傳，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間事，此本雖是點閱得粗略，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文法，不惟曉得水滸傳中有許多文法，他便將國策史記等書中間，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來，舊時子弟讀國策史記等書，都只看了間事，煞是好笑。

水滸傳到底只是小說，子弟極要看及至看了時，却憑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這些文法，他便國策史記等書，都肯不釋手看，水滸傳有功於子弟不少。

舊時水滸傳，販夫皂隸都看此本，雖不曾增減一字，却是與小人沒分之書，必要真正有錦繡心腸者，方解說道好。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

聖難外書

貫華堂所藏古本水滸傳，前自有序一篇，今錄之。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爲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溲頭面，裹巾幘，進盤飧，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于者，積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臥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眞住牢獄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秫米，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陰，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榻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閒，便課其縛帚織席，縛帚所以掃地，織席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嘗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卽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誣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嘗聞也，吾友既皆繡淡通濶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卽休，無人記錄，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名心



既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莫離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燃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或若問言既已未嘗集爲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間試弄舒卷自若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嗚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得讀此書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東都施耐菴序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五

聖嘆外書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裁水及剪雪談笑看吳鉤評議前王并後帝分真僞占據中州七雄擾擾亂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无數圖名无數更有那逃名无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滄海變桑田古路訝求魚緣木擬窮猿擇木又恐是傷弓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楔子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大尉誤走妖魔

哀哉乎此書既成而命之曰水滸也是一百八人者爲有其人乎爲无其人乎誠有其人也卽卽何心而至於水滸也爲无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設言一百八人而又遠托之於水滸吾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无其人猶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豈真欲以宛子城蓼兒洼者爲非復趙宋之所覆載乎哉吾讀孟子至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二語未嘗不嘆紂雖不善不可避也海濱雖遠猶紂地也二老倡衆去故就新雖以聖人非盛節也彼孟子者自言願學孔子寔未離於戰國游士之習故猶有此言未能滿於後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於此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於伯夷太公居海避紂之志矣大義滅絕其何以訓若一百八人而无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設言也爲此書者吾則不



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為如此設言然以賢如孟子猶未免於大醇小疵之議其何責於稗官後之君子亦讀其書哀其心可也

古人著書每每若于年布想若于年儲材又復若于年經營點竄而後得脫於稿裒然成爲一書也今人不曾看書往往將書容易混帳過去於是古人書中所有得意處不得意處轉筆處難轉筆處趁水生波處翻空出奇處不得不補處不得不省處頓添在後處倒插在前處無數方法無數筋節悉付之於茫然不知而僅僅粗記前後事跡是否成敗以助其酒前茶後雄譚快笑之旗鼓嗚呼史記稱五帝之文尚不雅馴而為薦紳之所難言奈何乎今忽取綠林豪猾之事而為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讀者之精神不生將作者之意思盡沒不知心苦實負良工故不辭不敏而有此批也

此一回古本題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以瘟疫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為楔楔出天師以天師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為楔楔出遊山以遊山為楔楔出開碣以開碣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謂正楔也中間又以康節希夷二先生楔出劫運定數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陳達揚春以洪信驕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猴難認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馬作結尾此所謂奇楔也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尋嘗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天下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好詩一部大書詩起詩結話說這八句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結一箇算為數五代殘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箇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

唐天下于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

十秋河圖中宮正數更妙後來感得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大書武德皇帝見此

座軍州都姓趙絕妙好辭可見全部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

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王因此上邵堯夫先生讚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

日之面一般那時西嶽華山有箇陳搏處士又箇算數先生兩位先生胸中之算定有六六三三六六三三之重之七十二座矣是箇道高有德

之人能辨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藏下

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簡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

擲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乃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

間受禪開基即位在一十七年天下太平傳位與御弟太宗立乎元指乎宋傳太宗皇帝在

位二十二年傳位與真宗皇帝真宗又傳位與仁宗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又為天

真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老叟直至宮中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個字太子

便不啼哭奇事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箇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

武曲忽然從一妙座星辰又轉出兩座星辰為一單八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

下來輔佐這朝天子星辰星辰



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列星變用得好這兩箇賢臣出來輔佐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箇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據無據據成妙語有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為三登之世九年一登又九年二登又九年三登一連三九兩先生那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道樂極悲生嘉祐三年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裏城外軍民死亡大半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里醫治得自是正事不可不先出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都向待漏院中聚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補出合成人數極於九數之窮也五更二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已畢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道目今京師瘟疫盛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自是正論不祈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救翰林院隨即草詔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啓奏天子看時乃是參知政事范仲淹拜罷起居奏道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京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不必真出布文只是臨文相借耳○先是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詔并降御香一炷香欽差內外提點殿前

太尉洪信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詔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背了詔書詔盛了御香香帶了數十人上了鋪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不止一日省來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衆準備接詔是日官員接次日眾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鐘擊鼓香花燈燭幡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次日官員送太直至上清宮前下馬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待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上下前後詔書居中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天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茅庵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敕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詔與眾官都到方丈大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庵中何不着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嘗能駕霧興雲踪跡不定貧道等時嘗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齋捧御書丹詔親捧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此語不獨指祈禳者不要救萬民者天子要救萬民則豈有不倚托太尉者太尉若無誠心則豈能救得萬民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



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  
 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眾道士起來備下香湯請太尉起來沐浴換  
 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焚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  
 提着銀手爐降降地燒着御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救  
 萬民休生退悔之志只顧志誠上去要認非教太尉以為天子救萬民之太尉別了衆人口誦天  
 尊寶號縱步上山來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葛攀藤約是走過數箇山頭三二里多  
 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醜話朝廷貴官  
 却是老說起此語在京師時重裊而臥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妙語絕倒元重化而將息之何  
 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里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揆着肩氣  
 喘只見山凹裏起一陣風寫得風過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寫得撲地跳出一隻  
 弔睛白額錦毛大蟲來先寫風次寫吼次寫大蟲只是一筆便洪太尉喚了一驚叫聲阿呀千  
 收場最後語撲地望後便倒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跳  
 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詭得三十六箇牙齒捉對兒厮打奇句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跳  
 上八落的響奇渾身却如中風麻木奇兩腿一似鬪敗公雞奇皆奇絕奇之奇文奇句奇口裏連聲叫苦  
 大蟲去了一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籠香燒着皆香皆奇絕奇之奇文奇句奇口裏連聲叫苦  
 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裏歎了數口氣怨道皇帝皆香皆奇絕奇之奇文奇句奇口裏連聲叫苦  
 此四字也御限差俺來這里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里又一陣風皆香皆奇絕奇之奇文奇句奇口裏連聲叫苦  
 毒氣直冲將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籐裏簌簌地響皆香皆奇絕奇之奇文奇句奇口裏連聲叫苦

來亦先高風次寫響次寫太尉見了又喫一驚撇了手爐無此前叫一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  
 倒在盤陀石邊但見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看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眼迸出金光張  
 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  
 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子比  
 銷訕兒大小此非前詳後畧正是從口裏罵那道士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  
 山上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香整頓身上詔敕此非前詳後畧并及詔敕并衣  
 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法變不然上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  
 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一箇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笑吟吟地正過山來蛇  
 筆墨後忽接入此段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從那里來認得我麼好道童不係只顧吹  
 笛妙寫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鐵笛指着洪太尉寫得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見  
 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只合答云你是道童笑道我早間在草庵中伏侍  
 天師聽得天師說道今天子差箇洪太尉齋擎丹詔御香到來山中宜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  
 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  
 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聲也不回應又吹  
 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妙寫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一定是了  
 此四字寫盡從來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說得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太尉拿着  
 提爐香再尋舊路奔下山來眾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  
 說道我是朝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為頭上至半山裏



跳出一隻甲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箇山嘴，竹藤裏槍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好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官 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許傳一水 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箇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里來，識得俺麼？」他道：「已都知道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往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真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正是天師，不說其二，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獩？』」此一句直兜至第七十回皇帝相馬之後，見一部所列一百八 他道：「天師如何這等猥獩，這代人皆稱爲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何這等猥獩，天師如何這等猥獩，這代人皆稱爲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 當面錯過，真人道：「太尉且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詔收 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龍香 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日早膳已後，真人道：「衆弁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遊山下本無事，大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行出方丈前面，兩箇道童引道，行至宮前宮後，看翫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極以太乙三官等 是搗椒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欄子，門上使着脫膊大鎖鎖着，文又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着朱印，簷前一面珠紅漆金字牌額，上書四箇金字，寫道：『伏魔之殿。』

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騎想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開，走了魔君，非嘗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裏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妙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豈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 真人稟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笑道：「胡說，你等要妄生恠事，煽惑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鎖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妙煉法 何曾見鎖魔王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大怒，指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阻當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精施隨如出一轍，案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鎖魔王，煽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嚴懲 辭謝，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鎮伏 太尉權勢，只得叫幾箇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鐵鎚打開大鎖，衆人把門推開，一齊都到殿內，黑洞洞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一物，只中央一箇石碣，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跌坐，大半陷在泥裏，碣上刻着 照那石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與碑七章法 照那背後時，却有四箇真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許傳 洪太尉看了這四箇字，大喜，又 便對真人說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已註定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這箇魔王都



只在石碣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箇火工人等，將鋤頭鐵鍬來掘開，真人慌忙稟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便。」太尉大怒，又喝道：「作等道衆，省得甚麼？碣上分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聽。詳書真人一稟再稟，又稟，又稟，以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碣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只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石碣之下，石龜亦重。太尉那里肯聽，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箇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喇喇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了半箇殿角，那道黑氣直冲到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駭人有稱我者，有稱俺者，有稱小開衆人，喫了一驚，發聲喊，撒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巔翻無數，驚得洪太尉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真人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老祖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箇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碣，鑿着龍章鳳篆姓名，鎮住在此。』倘有物出，物之謂此，此篇因請天師，誤開石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捉顫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豎立石碣，不在話下。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畫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只聽人說，不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

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已向龍虎山去了。省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瘟疫亦楔也，雖事亦楔也，天師亦楔也，太尉亦楔也，既已楔出，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傳位僕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皇帝的孫，為前傳位御弟，之法也。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那時天下太平，一部大書，數萬言，却以天下太平四字止妙絕。四方無事，且住。若真箇太平無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着些甚麼。出一部大書來，轉看官不要心慌，此只是箇楔子，下文便有。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史大郎夜走華陰縣，曾提轄拳打鎮關西，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花和尚大鬧桃花村，九紋龍剪徑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官寺，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林教頭刺配滄州道，花和尚大鬧野猪林，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梁山泊林冲落草，汴梁城楊志賣刀。



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鬪武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鬼天王認義東溪村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吳用智取生辰綱  
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林冲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  
閻婆大鬧鄆城縣朱全義釋宋公明  
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  
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  
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  
偷骨殖何九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武松威鎮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  
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  
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  
宋江夜看小鰲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石將軍村店寄書小李廣梁山射鴈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大鬧潯陽江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鬪浪裏白條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宋江智取無為軍張順活捉黃文炳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拚命三火燒祝家莊  
撲天鵬雙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插翅虎柳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  
戴宗雙取公孫勝，李逵獨劈羅真人。  
入雲龍鬪法破高廉，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吳用使時遷偷甲，湯隆賺徐寧上山。  
徐寧教使鈎鎌鎗，宋江大破連環馬。  
三山聚義打青州，眾虎同心歸水泊。  
吳用賺金鈴吊掛，宋江關西嶽華山。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闖金沙渡。  
放令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  
宋江兵打北京城，關勝議取梁山泊。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

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一部七十回正書，一百四十句題目，有分教：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兒洼內聚蛟龍。畢竟如何緣故，且聽初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六

聖歎外書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一部大書七十回而開書先寫高俅有以也

高俅來而王進去矣王進者何人也墜父業善養母志蓋孝子也吾又聞古有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之語然則王進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則國家之祥麟威鳳員璧方珪者也橫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豎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則當尊之榮之長跪事之必欲罵之打之至於殺之因逼去之是何爲也王進去而一百八人來矣

則是高俅來而一百八人來矣王進去後更有史進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記事今稗史所記何事殆記一百八人之事也記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謂之史也何居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今則庶人議矣何用知其天下無道曰王進去而高俅來矣



史之為言史也固也進之為言何也曰彼固自許雖稗史然已進於史也史進之為言進於史固也王進之為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幾聖人在上可教而進之於王道也必如王進然後可教而進之於王道然則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誅也

一百八人則誠王道所必誅矣何用見王進之庶幾為聖人之民曰不墜父業善養母志猶其可見者也更有其不可見者如點名不到不見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見其尾也無首無尾者其猶神龍歟誠使彼一百八人者盡出於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終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終不之及矣夫而後知王進之難能也

不見其首者示人亂世不應出頭也不見其尾者示人亂世決無收場也  
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以天罡第一星宋江為主而先做强盜者乃是地煞第一星朱武雖作者筆力縱橫之妙然亦以見其逆天而行也  
次出跳洞虎陳達白花蛇楊春蓋彙括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為虎為蛇皆非好相識也何用知其為是彙括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楔出一部而天師化現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陳達楊春是一百八人之總號也

話說故宋哲宗皇帝在時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只是順手從楔子高來却將從來國步升降之民散久矣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便有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深著破國亡家結怨連禍之皆歸是筆始也言子弟則有為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侏毛傍者何物也而居然自以為立人亦從而立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仁義禮智信行忠良之易而侏不其然乎只在東京城裏城外挈間因挈了一箇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錢者何物也而居然自以為立人亦從而立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仁義禮智信行忠良之易而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侏斷了二十春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極寫高侏狠狠以殊惡之也○不許他高侏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遼一箇開賭坊的間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間人招納四方干隔勞漢子奇高侏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路以年計以月計以日計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侏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舖的董將仕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賚發高侏回東京投遼董將仕家過活當時高侏辭了柳大郎肯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封書董將仕一見高侏看了柳世權來書如自肚裏尋思道這高侏我家如何安着得他府尹所斷如出一口若是箇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箇擊間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斷配的人舊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曲折住了十數日董將仕思量出一箇路數將出一套衣服細甚妙甚不然迭配回去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侏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炤人不亮恐後悞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蘇學士也而又日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侏大喜謝了董將仕董將仕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侏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侏看了來書



五才子奇書 卷之六

知道高俅原是幫間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着得他？又與將仕如出一轍，他喜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箇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小太尉何人斯也？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住了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箇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箇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起文字，頗有法自古道：日遠日疎，日親日近。忽一日，省而筆勢小，王都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小蘇學士、小王都尉、小舅端王，皆得志，亦豈可得哉？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間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誠乃聖德，即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又筆法當日，王都尉府中准備筵宴，水陸俱備，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忽生空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箇玉龍筆架，也是這箇匠人一手做的。忽然生出獅子，又章筆架，極文，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不講獅子，却講筆架，不可言。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箇，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了。端王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箇鎮紙王獅子，着一箇小金盒子盛了，又暗用黃羅包袱包了，又暗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

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着書呈，逕投端王官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箇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賢士大夫，腰繫文武雙穗繚，把龍繡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繚兒邊。金線飛鳳靴，三五箇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活畫出來，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箇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箇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箇鴛鴦拐，踢還端王。奇文想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姓王都尉親隨。姓名不作，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玩器亦楔子也，既已楔高俅，又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始出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皆天為之也，如此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圓，句奇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乃極寫之，下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那身分是一氣，這氣是一氣，今下一氣，便似膠粘，這氣毬一似膠粘，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了箇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



尉之所 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了箇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了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只略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欲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問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了○都尉亦親子也既已親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忽又作一結結性下法未及兩箇月箇月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為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大書玉清一號以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從此無事也無所事於天下也忽一日與高俅道者天下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大尉職事年開高俅得做太尉選揀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神書第一善人物却似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會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係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只有一箇老母二語是一部風處讀者須要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患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王進聽罷只得推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

尉拜了四拜躬身唱箇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出王昇以爲脚怨之錄讀之但見其出筆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厮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駭可你省得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箇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句似高俅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有口給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厮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壁得此一筆便令王進爲無暇之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上饒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幫間的圓社高二看他文字跌頓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箇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譬不惟註明極盡起抑功可笑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讐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如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王寫進全分○一子母二人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里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普天下想想讀之令我當下子母二人二子母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箇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牌張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



道教頭使小人那里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一箇當夜子母二人三子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擔又裝兩箇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馬等到五更天色未明五更天王進叫起李牌李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箇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又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去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李家中粗重都棄了取路望延安府來也且說兩箇排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已牌已也不見來門不出取路望延安府來也且說兩箇排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已牌已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家中尋時一箇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半並無有人看看待晚晚廟裏張牌疑忌一直逦回家來一箇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昏兩箇見他當夜不歸一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箇排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次亦無尋處兩箇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兩箇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此是王進傳耳與彼二人亦復不在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四子母自離了東京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一月有餘省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慙愧了我子母兩箇五子母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二人歡喜一段為錯過宿頭作地地耳却宛然一幅在路上

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坊那里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事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箇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先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墻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先寫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箇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時猶未放高趕路景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母子二人七子母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里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箇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牽了馬孝子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先寫打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一路寫妙寫馬子母二人八子母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織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二人九母子敘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里來的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姓第一箇人原是京師人今來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進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箇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十母子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燙酒來篩下此妙大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母子十一子母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此妙二人喫了



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裏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  
 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一路寫馬至此太公道這箇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驢馬教莊客牽出後  
 槽一發喂養後文水窮雲起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裏來一路寫擔至此莊客點上燈  
 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裏面去了王進子母二人母二人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  
 歇息寫得精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老母在房裏聲喚  
 欲便接史進而嫌其突也又作遷延以少遲之真乃文生情情生文極筆墨搖身之妙也太公問道客官失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  
 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偏與聽得聲太公問道誰人如  
 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疼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  
 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箇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  
 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此莊主何曾有此方只因如王進謝了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  
 二人母二人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行文至此路  
 矣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箇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箇面皮約  
 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里使何意一轉有此炫爛之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  
 得好了有眼慈心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  
 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箇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較一較麼說猶未了太公  
 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  
 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  
 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亦全是高眼慈心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

拜師父那後生那里肯拜此處高史進氣正令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廝胡說若喫他贏  
 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為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材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  
 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你不算好漢氣可笑王進只是笑  
 不肯動手者氣象妙妙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  
 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箇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想無禮去鎗架  
 上四字妙蓋王進此來不曾帶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箇旗鼓名家自有那後生  
 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逡迤王進氣好史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名家數那後生輪着  
 棒又趕入來好史進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當家數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  
 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裏直掬將來一繳不是尋家數妙絕只一  
 笑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裏直掬將來史進好史進史進王進連忙撇了棒  
 向前扶住又妙全是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撥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  
 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值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妙絕史進史進王進大喜教  
 得五字史進王進道我母子二人子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  
 那後生穿了衣裳與脫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箇羊安排了酒食菓品之類與前就請  
 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箇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與前說道師父如此高  
 強必是箇教頭小兒有眼不識太山王進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  
 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為因新任一箇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  
 帥府太尉懷挾舊讐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母二人逃



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里，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  
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  
棒，想那高太尉，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他高眼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  
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前寫負氣不肯拜，此高拜了再拜，可見太公道教頭在  
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處文至此，先伏一奇峰，在此無門生也。這村便喚做史家  
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可稱老漢的兒子，從小不負農業，只愛刺槍使棒，母親說他，不  
得一氣死了，此所以為史進也。兩兩寫來，對妙人，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  
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看胸膈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  
他做九紋龍史進。其書進於史矣，尤紋龍之號，亦作者自謙其書也。教頭今日既到這里，一  
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  
令郎方去，自當日為始，喫了酒食，留住王教頭母子二人，子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  
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在再光陰  
早過半年之上，史進十八般武藝，才鎗弓弩，銃鞭簡劍，鏈棍斧鉞，并戈戟牌棒與鎗扒，一一學  
得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  
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里肯放，少不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  
奉養你母子二人，子二母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  
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種經略處勾  
當，那里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箇筵席，送

行，托出一盤兩箇段子，二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子十八  
二相辭史太公史進，請娘乘了馬，如孝子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如畫又親  
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  
兒，跟着馬，子母二人，子十九子，自取關西路里去了，命之地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開書第一  
寫得妙絕無尾，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  
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數語高史進精神之極，遂與春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  
太公染病患證，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歿了，完太公  
省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大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  
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家史家莊戶，都來送喪，  
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  
較量鎗棒，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箇月日，時當六月中旬，法好筆，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  
無可消遣，捉箇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史進亦有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  
道：好涼風，要寫人在松林裏張望，却先寫風，正乘涼哩，只見一箇人探頭探腦，在那里張望，得  
異書若直起少華山，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里？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  
認得是獵戶標兔李吉，振筆忽忽，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是來相腳頭？李吉向前  
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丘乙郎喫碗酒，知其便已，預陪王四，人見李吉之於史進，莊上  
人無一不熟也。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嘗時你只是擔  
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憎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如此過人



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過人少華山史進道胡說，諾大一箇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箇獐兒兔兒。兒以獐兒兔兒，折之妙。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轉入如今山上，添了一夥強人，扎下一箇山寨，聚集着五七百箇小嘍囉，有百十四好馬。此六字直與最後法為頭那箇大王，喚作神機軍師朱武。第二箇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箇喚做白花蛇揚春。單八百人先出三地煞文，這三箇為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心縱橫蒼莽之甚，三人也。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上去拿他，非挑表三人也。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若無此句，便有睡也。不想那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結歸野味，便文。李吉唱箇喏自去了。完李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厮們大弄，必要來薅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寫史通英雄，高史進爽快，高史進對眾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箇強人，聚集着五七練高史進設實筆精神之極。史進對眾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箇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厮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唆。我今特請你眾人來商議，倘若那厮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眾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速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讀之令人壯氣。家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眾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詳自此史進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提防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箇頭領，坐定商議為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甚好，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略。第二箇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鄆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

鋼鎗，第三箇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捍刀。當日朱武却與陳達揚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看曲而折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揚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曲之筆以想之。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里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箇九紋龍史進是箇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上文從史進說到少華山，便從少華山說到史進，便有楊春一篇奇曲文字，真如變龍天矯矣。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一本事，兄弟休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箇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只是箇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先去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上華陰縣是實，打史家莊，仍不棄實文，結所以引于朱武揚春再三諫勸，陳達那里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搥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前，整製刀馬，好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史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好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搭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從三四百人眼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蠶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吶喊，直到村北



路口，好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四面巾，身披裹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納襖，脚穿一對弔墩靴，腰繫七尺攢線胳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亦從史進小嘍囉趁勢便吶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朶，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繇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不問話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倒來經繇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間話，我肯時，有一箇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好陣陣道：「好漢，教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好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箇交馬，鬪了多時，史進賣箇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擗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擗入懷裏來，進家學史進輕舒猿臂，去字款款扭狼腰，去字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擗離了鞍花鞍，法字款款揪住了線胳膊，法字只一丟丟落地，去字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如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眾人把小嘍囉一趕都走了，史進叫陳達，人官請賞，是此史進回到莊上，將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箇賊首，一併解此豪傑，又楊春兩箇，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牽着空馬，碎碎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

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與他死併如何？」寫陳達便有楊春，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輸了，你如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有朱武又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神何等氣色，精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教他兩箇一發解官，快牽馬過來。」一面打起柳子，眾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寫如錦，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箇雙雙跪下，擎着四眼淚，神機軍師亦復得實，是若計也，史進下馬來，史進上山落草，說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死其官則神機軍師，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並無怨心，死其官則神機軍師，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肉，出於史進便道：「你兩箇且跟我進來，直是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喫伏，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所以反門，直是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喫伏，起來，其反嫌，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奇橫地，妙二語，史進道：「你們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箇那里肯，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寧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其反嫌，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史進道：「英雄，不當穩便，寧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其反嫌，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



進酒席管待三人。史進為稱虞，忽為上客，快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禮而笑，世上人想殺之，真也。自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非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大郎為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繁，過了十數日，以下節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箇小嘍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敲門，莊客報知，史進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嘍囉：「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箇頭領再三拜覆，特使進獻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為當。」呼莊客置酒管待，小較，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較回山，又過半月有餘，以下又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以下又史進尋思道：「弄出也難得這三箇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箇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匹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箇將大盒子盛了，委兩箇莊客送去，史進莊上，有箇為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見口舌利便，頗能答應之人，而能託事有成者，乎君子鑒於此，而知能文之士不足，滿莊人都叫他做賽伯當，史進教他同一箇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箇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先以山寨送禮，引出史進，送禮，先以送禮，下山同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嘗嘗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

送物事，不止一日。史進總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山寨亦總結一句，已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箇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有前文，與酒便令此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嘗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把住，那里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轉出時嘗送物事，小嘍囉來，筆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迤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免兒。迴環兜鎖，妙不可言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好酒却湧上來，踉踉跄跄，一步一顛，走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里扶得動。初是好，只見王四踏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銀起見道：「這厮醉了，那里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是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踏膊望地，了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活是無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拆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箇名字。只認三箇名字，足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里。」吉出首亦復曲曲而來李吉道：「我來相脚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迴環兜鎖銀子并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是松樹。嘗讀坡公赤壁賦，人影在地，仰見明月之



步光景也此忽然脫化此去寫作王四醒來先見月光便去腰裏摸時勝膊和書都不見了四  
 下里尋時後見松樹便宛然五更酒醒光景真乃善於用古矣只見空勝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好  
 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前特讚王四賽百當自道若向去莊上說脫了回  
 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出去不知只說不會有回書那里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  
 來莊上却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廕寨中三  
 箇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箇  
 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些失  
 支脫節不是要處上文極讚頗能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做賽伯當真箇了得王  
 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會住脚一直迤回莊上於路只見松樹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  
 去縣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  
 腔大羊殺了百十箇雞鵝準備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箇頭  
 領分付小嘍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箇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便令  
 文無馬以爲下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  
 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照後不要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  
 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却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史進和三箇頭領敘說舊話新言只  
 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道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  
 要開門掇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好只見是華陰縣尉在馬上引着兩箇都頭帶着三四百  
 上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領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

得似麻林一般兩箇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却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并三箇頭領怎  
 地教史進先殺了一兩箇人結識了十數箇好漢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泊戰船畢  
 竟史進與三箇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七  
聖歎外書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此回方寫過史進英雄，接手便寫魯達英雄，方寫過史進，接手便寫魯達，承接極妙。方寫過史進爽利，接手便寫魯達爽利，方寫過史進剛直，接手便寫魯達剛直，作者蓋特地走此險路，以顯自家筆力，讀者亦當處處看他所以定是兩箇人，定不是一箇人，處母負良史苦心也。

一百八人爲頭，先是史進一箇出名領衆，作者却於少華山上特地爲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討箇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便點汗了？嗟乎！此豈獨史進一人之初心，實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蓋自一副才調，無處擺劃，一塊氣力，無處出脫，而桀驁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腔，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勢呼聚之，而於是討箇出身，既不可望，點汗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盡入於水泊矣。嗟乎！才調皆朝廷之才調也，氣力皆疆場之氣力也，必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誰之過也。

史進本題，只是要到老種經略相公處尋師，父王進耳，忽然一轉，却就老種經略相公外，另變出一箇小種經略相公來，就師父王進外，另變出一箇師父李忠來，讀之真如絳雲在霄，伸卷萬象，非復一日之所得定也。



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孔子云詩可以興吾於稗官亦云矣

打鄭屠忙極矣却處處夾敘小二報信然第一段只是小二一箇第二段小二外又陪出買肉主顧第三段又添出過路的人不直文情如綺并事情亦如鏡我欲刺視其心矣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為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如此疑思何以謂之神機軍免相借一觀也非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若是死時

我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盡大郎生平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圓便且等我問箇來歷情緣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史進責之妙絕寫兩箇都頭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里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史進責之妙絕李吉應道我本不知

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進語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逃入莊裏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

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必關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都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了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了王喝教多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裏史進和三箇頭領全不披掛鎗架上顯得三人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

後面看史進却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莊門吶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四字獨朱武揚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箇大蟲那里攔當得住寫得

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響人相見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勢頭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刀把李吉斬做兩段了李兩箇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揚春趕上一箇一朴刀結果了兩箇性命此處殺李

都頭可也只是不殺便要來趕便費周旋若不殺却令文字乾淨首史進者史進殺之縣尉捉陳達揚春者陳達揚春殺之獨不及未武者所謂藏機於不用早為軍師留身分也史進引着行人且殺且走直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四字轉出一部書來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

些細軟家財粗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開言便是師父王教頭表盡史進不忘其本真可作一部大書領袖也我的師父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

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今去意難留我若尋得師父也要那里討箇出身求半世快樂可見英雄初念亦止要討箇出身求半世快樂耳必欲

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箇寨主却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汗了王進教法乃所願則學王進也此句為一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未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了史只收拾了



些故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裏一頂運青孤角軟頭巾項上明黃縷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揸五指梅紅攢線膝膊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磨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宋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宋武等洒淚而別真淚上來免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曉行獨自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里也有一箇經畧府莫非當有不同師父王教頭在這里出筆有半頭蛇神之法令人猜測不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箇泡茶茶博士點箇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里經畧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面前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畧府內有箇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答得胡塗便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竟入進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太原府紉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繚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髯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博士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位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施禮好漢方與施禮甚矣英雄之備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畧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看得上眼便你姓甚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箇師父

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畧府中有也無魯達緊緊只問史進史進緊緊一箇眼裏各自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進全不答王進只是問史進便名時不肯史進拜道得一人知我名便不惜拜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格相寫出說道便伏心事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好絕妙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大尉的王進處方纔絕下史進答還王進筆法奇崛之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阿哥經畧相公鎮守奇文訪老神相公却到小神相公治下毒師真奇文俺這渭州却是小神阿哥時王進仍接史進寫得魯達愛才之極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榮傑之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等親熱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洒家自還你茶錢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兩箇挽了肱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寫好少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裹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得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尋不着一箇師父却尋着一箇師父此師父之文此文與前小神經畧相公一段對看作法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里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師父子奪在手也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賢弟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妙李忠道待小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史進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罵道這厮們夾着屁股撒開不去的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開都走了畫



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如畫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箇潘家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旗漾在空中飄蕩三人來到潘家酒樓上揀箇濟楚閣兒裏坐下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的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茶蔬果品按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厮只顧來聒噪妙哉此公酒保下去隨即燙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桌子三箇酒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文奇魯達焦躁便把碟兒蓋兒都丟在樓板上寫魯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如畫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如畫你也須認得酒家寫來如畫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亲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得他來寫魯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箇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箇是那裏人家為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先說婦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箇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

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里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門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那箇客裏歇一那箇鎮關西鄭大官人一在那里住一鄭大官人一在那裏住一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箇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吓一這箇掩臉潑才投托着俺小种經略相公門下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一這箇掩臉潑才投托着俺小种經略相公門下做箇肉舖戶一天動地動至下五十字忽然失驚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箇且在這里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來一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兩箇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一魯達道若果能殼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着他要錢魯提轄道這箇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一五兩定之五兩來者之辭也一魯達道這箇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一借些與俺一魯達道這箇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



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  
 提轄不來賒三箇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提轄回  
 到經畧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地睡了性情來妙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  
 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車兒回來  
 收拾了行李行李收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當了日天明來日便去得快了此  
 提轄大脚步走入店裏來何處復有人高聲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處小二道金公曾  
 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曾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直截  
 有何人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里去曾達問道  
 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  
 他哩曾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下人眼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魯  
 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一掌一拳只等  
 打落兩箇當門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跑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里敢出來攔他金老

父子兩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好寫得且說曾達尋思細人恐  
 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撥條椅子坐了兩箇時辰約莫金公去得遠了方纔起身善  
 逕到狀元橋來如怒按此一句如新鬼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  
 三五斤猪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大官人曾達走到門前叫聲  
 鄭屠叫得快人稱大官人彼亦居鄭屠看時見是曾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  
 怒便叫副手撥條椅子來提轄請坐寫鄭屠尿流光景見曾達平日英雄看副  
 下道奉着經畧相公鈞旨鄭屠是相公鋪戶曾達道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  
 上面情鄭屠道使頭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曾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厮們動手你自與我  
 切情鄭屠道說得是極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  
 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曾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  
 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此一句如何挿入筆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箇時辰金老去用荷葉包  
 了道提轄教人送去承其奉曾達道送甚麼不得寫得妙絕口且住惹然一頓看他寫出不  
 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法倒轉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  
 要裏餽飽肥的臊子何用實不曾達睜着眼睛道相公鈞旨分付酒家誰敢鬥他相公分付四字  
 絕妙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妙極解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  
 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辰却得飯罷時候金老一發遠了荷葉後比句在那店小二那里敢  
 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出一句買肉的奇不可言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  
 將府裏去曾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剉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奇情發鄭屠



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又嚇又懼魯達聽得跳起身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睜着眼睛看筆墨都跳躍而出着鄭屠說道酒家特地要消遣你肉雨二字千古奇文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一陣的肉雨便疾接騰騰的按捺不往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法衆鄰舍并十來箇火家那箇敢向前來勸出離舍大家陪之筆力之奇極不可言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又增出一人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是極忙者事極鬧者筆也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聲響當車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提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酒家始投老種經畧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有珠玉在之前之愧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亦已忘却故明白正告之狗一般的人還他也叫做鎮關西絕不爭此三字者妙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鼻子上第一拳在打得鮮血逆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箇油醬舖酸的酸辣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鼻上第一拳在打得鮮血逆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忽口裏只叫打得好硬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打硬再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正色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再夾一句鄭屠當不過討饒軟魯達喝道咄你是箇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酒家到饒了你再來一句你如今對俺討饒酒家偏不饒你打軟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太陽上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鏡兒鏡兒一齊響打響魯提

假意道魯達亦有假意你這廝詐死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寫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大文一頭大踏步去了魯達亦有權詐街坊鄰舍并鄭屠的大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籠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衆人和那報信的店小二魯達已去何不報信讀之絕倒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候得府尹陞廳兩番那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略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略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拏兇身魯達去得遠了經略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是性格籠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略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略處的軍官為因俺這里無人幫護撥他來做箇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拏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箇人時此語本無奇特不知何故讀之淚下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繇合行申稟老經略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魯達一發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拏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箇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纔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



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臥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里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拏不見。曾達一發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并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曾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拏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鄰佑人等，點了仵作行人，仰着本地方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簡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鄰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箇不應。曾達在逃，行開箇廣捕急遞的文书。急遞故曾達初到雁門，榜文已先張掛也。各處追捉，出賞錢二千貫，寫了曾達的年月貫址形貌到處張掛，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曾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忽入四句如諺似諺，千古獨絕。曾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却走到代州鴈門縣，入箇縣治，勝如州府。曾提轄正行之間，却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曾達看見，揆滿也鑽在人叢裏聽時，曾達却不識字，只聽得眾人讀道：榜文在耳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曾達，即係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文未畢曾提轄正聽到那里，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大叫道：「張大哥，奇文。王進自家偽姓張曾達你如何在这里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箇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曾提轄剝除頭髮，削去髭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藕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畢竟扯住曾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